

杜鵑花正茂，鳳凰木又紅。

圖書館側的杜鵑花，為濃密的枝葉抹上了一層胭脂；瑪麗醫院門前的鳳凰木，也為那白色的外牆撐起了一把火傘；就這樣，花落又花開，送走了五載醫科悠悠歲月。

突然發現，自己已不再年青。

十九歲的我，年少艾艾，只懂躲在圖書館裏，埋首書堆中，孤單的身邊，只有那門前杜鵑花為伴；廿四歲的我，擠出了醫學院，揮一揮手，回首告別了那株杜鵑花，又揮揮手，迎面問好了那棵鳳凰木，就在這番交替中，流逝掉了那澀青的年華。

煙雨淒迷，一紙成績表貼了出來，一看，就是那麼的一眼，便結束了五年的大學生涯，結束了五載的冀盼，沒有失望，也沒有喜，淡淡的，像那段淡澀的歲月。

在餐廳裏喝下了一杯清水，嚥下肚子，嘴裏便再沒有什麼值得咀嚼和回味的了。

醫科五載，畢業給人的，就是在你名字的後面，加上「醫生」兩字樣，少不了，但也沒有再多的。

雨仍在灑著，淅淅瀝瀝的從道旁的茂葉間流了下來，本來撐著雨傘，獨行的我，遇見了一位低我四班的師妹。

「恭喜你，終於畢業了！」她知道我順利過了關，有點羨慕的送上了一句祝賀。

我報以一笑，感覺是高興的，卻是那種淡淡的欣喜。

搭巴士時，大家的話題總離不開課本，她籌備的健康展覽只不過是八

個月前的事吧，上年的健康展覽我還在做講解員；現在卻覺得，那段歲月已離我們很遠了。

巴士向中環方向駛去。路，仍在伸延著，放在前面的，還有一大段要走；實習醫生、醫官、高級醫官……種種的挑戰、沉重的責任，叫人承擔起來卻有點怕，怕力所不逮。

爬過山涉過水，走過寂寥也歷過風雨，以往的段落，慶幸有一班共同邁進的友伴，風雨同路，大家跨過去了；以後的路途上，不知仍會否找到群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伴我闖天涯，一起度過？

雨下得很大，前路茫茫，給人欣慰的，是途上有歌聲、掌聲和熱烈的歡呼聲，有飛絮、鮮花和芬芳的馥香。

巴士停了又開，啊，又一站了！巴士又向下一個站邁去……